

中国第一足球宝贝处女作

男人不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
他们在用下半身思考之前上半身已经思考好了；
女人才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

**经历了太多，
我们开始变得和男人一样……**

变男

刘闻雯 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中国第一足球宝贝处女作

经历了太多，
我们开始变得和男人一样……

亦男

刘闻雯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变男/刘闻雯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-7-307-08706-4

I. 变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2011 号

责任编辑:夏敏玲

责任校对:刘欣

版式设计:马佳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8.625 字数: 162 千字

版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08706-4/I · 429 定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我是一个演员	/2
我不是一个演员	/8
带刀见父亲	/14
半兽人	/22
获得重生	/33
恋脚癖	/42
限量版男人	/52
圈里的雄性	/59
家庭暴力	/78
下岗与再就业	/86
胃不好，请吃软饭	/101
假怀孕	/117

目 录

富豪俱乐部	/124
第三次亲密接触	/133
疯狂女“悠”	/143
成都，请将我遗忘	/156
人格分裂	/170
彩云之南	/181
香格里拉	/195
北京欢迎你	/208
对不起，我爱你	/223
做剩女可以长寿	/239
婚姻是坟墓	/250
你敢玩这个游戏吗	/255

“我很爱他，却也很痛苦。”

“找男朋友没什么意思，如果你爱他多一些，你会累；如果他爱你多一些，他会累。”

“我只有情人，谁也不管谁，很轻松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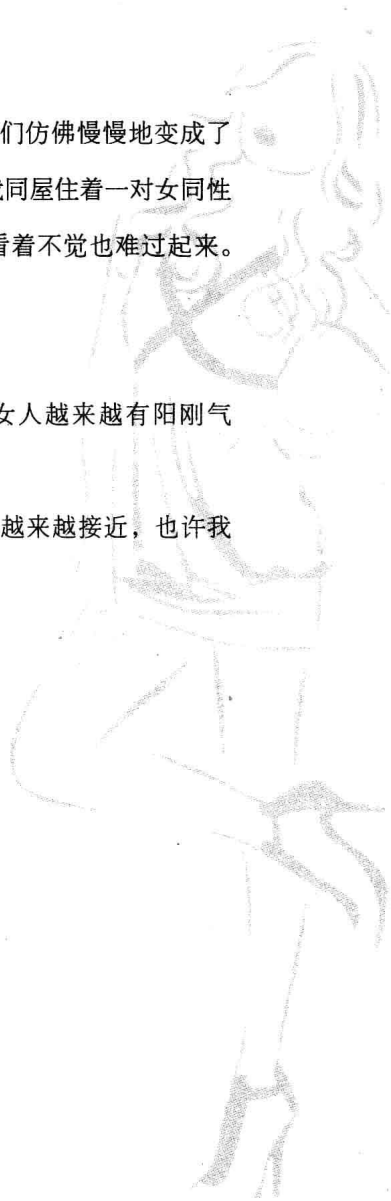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连情人都不要了，没意思。”

“我遇到的每个女人都有过伤心的经历，我们仿佛慢慢地变成了男人。于是我们不再爱男人，选择去爱女人。我同屋住着一对女同性恋，她们同样每天吵架，难过，流泪。我看着看着不觉也难过起来。原来不仅是男人靠不住，其实女人也靠不住。”

“我最近怎么老想着自杀？”

“现在的男人越来越有女人味儿，现在的女人越来越有阳刚气概。”

“李宇春和李玉刚的出现说明当今社会两性越来越接近，也许我们都是中性人。”



我是一个演员

每天早上醒来，我都会惊出一身冷汗，我问自己，我在哪里？我什么时候死去？我都干了些什么？无论头一天我是痛哭流涕还是醉生梦死，第二天早上醒来我都会诚惶诚恐。我去看了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告诉我，现在的城市人因为生存压力或多或少地都会有一些心理疾病。然而他们却不愿意看心理医生，他们都说：我很正常。而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上去似乎都是正常人。他们四肢健全，可在我眼里，他们全有残疾，都受了内伤。

我出生在中国的原因是中国有十三亿人，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，所以几率比较大。在这么大的国度里，遇到好男人的几率大，遇到坏男人的几率同样也大，总之什么几率都要比别的国度大。我现在觉得，在每一次冒险中，最刺激的就是体会和揣摩自己的变化。而揣摩自己的变化也比揣摩对方的变化有趣得多。我觉得这比玩股票还刺激。

在每一次冒险中，对方的变化总是遵循一个轨迹，索然无味，而

自己的变化却是未知的。

我是一名演员，绝非跑龙套的。我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，也没有达官贵人“无私”地掏出几百万为我买角色，买剧本。总之我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，这种过程有点像美国电影《阿甘正传》。

我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所以平时我比谁都要努力，不仅跑到图书馆借来了中戏本科的教材在家自学，还翻出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电影、连续剧在家宅看。就这样在家宅了两个月，再次出山，我觉得自己应该变成了影后级别的人物，然而现实告诉我，差点我没成白毛女。再次出门，我几乎不会跟人交流了。

和孔灵一起逛三里屯 VILLAGE，我一言不发，这是宅女后遗症。

“亲爱的，你最近怎么这么闷啊？难道有心事啊？”孔灵拽着我的胳膊。

“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呢。”我看着来来往往的型男型女们发呆。

“你在家都待傻了，以后可不许宅这么久了，没事多出来和大家聚聚。”孔灵边走边说。

“说说你吧，最近接到新戏了吗？”我侧过脸看了孔灵一眼，雪白的肌肤，美丽的轮廓在夏日的阳光下青春盎然。

孔灵是我的好朋友，同时也是我们剧组的演员，她清瘦高挑，皮肤白皙，说起话来像温柔的小鸟。倘若你是个正常男人，要么醉死在她的温柔乡里，要么昏死在自己的鸡皮疙瘩里。

孔灵约我明天去她家对台词，我满口答应。

第二天，我本来打算坐地铁2号线直奔她家。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，刚一出门我眼前的一切就变得模糊，大概是太阳晒得我头脑发昏。地球的构成越来越趋向于冰箱和烤箱了，由于各种砍伐和污染，导致了地球越来越极端化，而人类的进化却正好与地球相反，越来越中庸和圆滑。我走在北京的街道上，似乎回到了老家南京，逃离高温也是当初我选择离开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一路向北，而今想来自己似乎以一己之力交换了赤道。

我终于忍受不了步行的痛苦，决定打车去孔灵家，然而出租车却时常和我们一起下班，暂停服务的牌子挂在车前让其立刻变成了私家车。我焦灼地站在路边，一辆载着客人的出租车却停在了我面前。车里的人探出头来对我说：“妹妹，你去哪里？现在不好拦车，要不我带你一程吧。”车窗里探出的是一个戴着银边眼镜，留着性感的小八字胡的男人。我犹豫了一会儿上了车。上车的原因有三：其一是因为这是出租车，还是有安全保障的，如果是私家车，我铁定不敢上。其二是坐在车里的这个男人一听口音就是外地人，外地人在北京也不敢做出太出格的事情。其三，我知道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多半是因为我足够漂亮，对方也足够色。既然了解这些我也就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。

他叫周振羽，居住在香港的大陆商人。我姓梅叫悠，一个居住在北京的南京人。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经常接到这位老兄的电话。我不讨

厌他，但也不喜欢他。他打电话约我晚上吃饭，我应允了。我打开衣柜，发现衣柜里的衣服多得我眼前一片茫然，根本不知道该穿哪一件。所以我觉得我不再需要衣柜，我需要的是一个足够大的衣帽间。而在我狭小的衣柜里根本找不到我想要的衣服，所以我经常一件衣服穿好几次，而有的衣服从买至今一两年了，一次也没穿过。慌忙中我捡了一件黑色蕾丝上衣搭配白色高腰短裤。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两眼放光地说道：“你今天太漂亮了。”

他约我去太平洋百货后面的 1949 中餐厅吃饭。这里的环境有些中资，据说这家餐厅每天都要预约，倘若直接来可能要等到晚上九十点才能吃到饭。男人对你的好色程度和请你吃饭的餐厅是紧密相关的，我们边吃饭边聊天。

“你爱看老电影吗？”我的问话直截了当。

“不看。”他推了推他那副银边眼镜。

“那你看话剧，听音乐会吗？”我吸了吸苹果汁。

“不看，不听，没什么时间。”他的回答也直截了当。

“那你会干什么？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

“我只会赚钱。”我看到他的表情一本正经，不由得想笑。

“你来北京干嘛的啊？”我的语气生硬且不屑，让我自己都觉得这有点像在审问犯人。

“我找人来的，不过现在找到你了。”他的回答很有耐心。

我站在时间的中轴线上，忐忑不安。我是个好孩子，一个快被苍白的生活活活憋死的好孩子。人生很奇妙，分为三个层面，一个是糊涂层面，很多人每天这样过着，受固定模式的捆绑，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过；一个是清醒层面，看清了一切，知道自己不能这样活着，挣扎，执拗；第三个层面是清醒装糊涂，知道自己不能这么活，小日子却依然过得有滋有味。而我很明白自己目前达不到大智若愚的境界，只能站在第二层，内心拼命地呐喊。

周振羽到来之前，我是一只刺猬，因为我一直站在第二层，我不知道还有第三层，我以为我达到了顶峰，得意忘形。想必自己是一副难看并可笑的嘴脸。只要遇到第一层或者正在往第二层进发的人，我就像个泼妇一样开始用文化人和哲学家的口吻谩骂他们。我只是在键盘上敲打，但是依然觉得那时的自己是个泼妇。一个男人想和我上床未遂，开始在 MSN 上和我聊关于性的话题，我的回答索然无味，也许他连最后一点意淫的欲望也被我打消了。我就这样残害了很多男人的生理欲望。最后我们聊起了人性，聊到后来他不停地骂自己是猪。我只是用了最简单的思想在思考问题，简单得就和刚生下来的婴儿一样。他便说从来没见过有我这种思想的女孩，小心走火入魔。我说：“你凭什么判断我有走火入魔的倾向，你再次用你的意识去判断别人，记住你的意识只来源于你的大脑，不要轻易去推断和揣测，这会让人觉得幼稚。”他说他错了。其实我的确在走火入魔，因为太真实



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魔。我无法投入地去爱，看到任何帅哥、美女，我都会立刻联想到他们在拉屎。

我心知肚明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所以他来的时候我应该是俯视他的，却又奇怪地冒出巨大的欲望。晚饭以后，我们去了酒吧，在酒吧的氛围里，我突然觉得自己穿得不够精彩。我很讨厌穿得不够精彩去酒吧跳舞，不跳舞去酒吧对我来说又毫无意义，于是我在自觉与不自觉间装起了醉酒的样子。他拿我的奇怪言行没有办法，每次打电话给我时，我头几分钟很热情，后几分钟就无缘无故地挂掉了电话，他说“你真是个妖精”。装醉或多或少是有一些真醉，于是他抱着我，吻我。我嗅到了他身上的味道，我很喜欢。我是个靠鼻子去生活的人，靠鼻子去释放欲望。我第一次允许男人在酒吧里抱我吻我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我知道自己和男友分手一年了，我是一只干枯的花朵，很多人想给我浇水，被我拒之门外。而今不知道是因为我再不浇水就会干枯而死，还是因为我喜欢这水的味道，总之，我喜欢，我要跟着感觉走。

我不是一个演员

我正在睡梦中，就听到手机铃声响起，是经纪人小白打来的。

“还在睡呢？你这过的可是欧洲时间呢。”小白的电话通常不是通告就是应酬，我一听他的声音，压力马上激增。

“是啊，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老觉得累哦。”我揉揉眼睛。

“今天晚上公司大老板请客，有关新剧投资的，你今天得参加啊。”不出所料，小白立刻言归正传。

“我去干嘛啊？我又不会喝酒，一喝就高，一高就傻笑，多丢公司形象啊。”我在迷糊中说道。

“不要你喝，你只管吃就行，孔灵晚上也去的。晚上七点半兰会所，别迟到啊……”小白的声音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。

我刚来公司不久，还没有正式签订合同。但是对演艺圈的应酬之类的事情还是有所了解的，不仅是演艺圈，哪个圈子不需要美女应酬？孔灵跟我说这个圈子只有富家女不用应酬，老爸拿点钱出来投资就可以上戏了。

晚上我打车来到建国门的双子座大厦，看了看手表，还挺准时，乘坐电梯直达兰会所，却发现孔灵已经到达。孔灵打扮得异常惊艳，香槟色的礼服，香槟色带钻的高跟鞋，这鞋的高度足以让一个正常男人变成二等残废。孔灵照常背着她那爱不释手的 Antepima * Hello Kitty 的中号包。孔灵去年圣诞去香港购物，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粉色的大猫，一看价格2万多，没把她吓晕过去。她在店里磨蹭了大半个小时，终于刷信用卡买下了粉猫，这卡一刷，香港购物计划基本上就此中止。因为出发前买的往返的打折机票，无法改签，所以她每天抱着她那中号粉猫在酒店睡觉，直到回程的那天。

回来后，孔灵每天背着她那只猫进进出出，来来回回，没搞清楚还以为她最近在宠物店上班了。

“亲爱的，这么早就到了啊？都不像你了，你平时老迟到。”我走过去拍了拍孔灵的肩膀。

“悠悠，你穿这么休闲就出来了，今天可是见投资商啊。”我看了看自己的穿着，笑着对孔灵说：“这就是我的风格啊。”

当我们推门进去准备就座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，周振羽。他朝我撇嘴一笑，表情立即客套起来，我立刻知道了他的身份——香港商人，原来他是来内地投资影视剧的。我也装作和他不认识，这一点伪装对于演员来说再简单不过。演员其实也就是一骗子，生活就是一部剧目。

大老板张把我们几个演员一一介绍给周振羽，介绍我的时候，我点头微笑，却并没有看他。整个饭局上所有演员都忙着应酬和敬酒，只有我只顾着品尝美食，小白在桌子的斜对面对我使眼色，让我给大老板和周总敬酒，我眼看着小白的眼睛都要挤得掉出来，实在不忍心就端起酒杯敬两位老板。

临走的时候，周振羽从身后揽了下我的腰，我惊诧得几乎要叫出声来，只听到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句：“今天你很漂亮。”

应酬是我最不喜欢的，也是最不屑的。好像人类的天性就是想当艺人，不伪装，不演一把戏总觉得枉费人生，难怪现在的孩子都不不想上学，都想当“超女”、“快男”，都想当明星艺人，原来是本性的激发。回到家里没多久，我就收到了小白的来电，我不太想接，想装作已经进入梦乡没有听到电话响，但是那催命的铃声足足响了一个世纪之久，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不得已我还是接了手机。

“悠悠，今天累吗？”

“还好啦，就是有些困了。”我打着哈欠。

“你先别犯困，你来公司多久了？”

“一个多月了。”

“你的运气真不错，才一个多月就有人点名要你演下部戏的女主角，公司很多演员等了一年多，也没等到这个日子。”小白的声线提高了一个八度。



“你是说今天投资的这部戏吗？”

“对呀，这也是最近公司筹备的最大的一部戏，要上黄一的。”

小白很激动地说。

“什么是黄一呀？”我对于演员这个行当的一些专业术语还是没弄明白。

“就是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强档，演员拍的戏能上黄一就是他们的终极梦想。”

“可是为什么会选我呢？”

“你傻啊？今天一起吃饭的周总是投资人，他说了算啊。你赶紧收拾一下，打扮得漂亮点，到威斯汀酒店 2011 号房间和周总讨论这部戏的相关事宜。”

听到“酒店”两字，我总觉得怪怪的，心里有些发毛，抵抗情绪油然而生：“这么晚去酒店啊？明天聊不行吗？”

“今天主角就要定下来了。别纠结了，快点吧。”啪的一声小白挂掉了电话。

我内心纠结了足足十分钟，最终还是提着包去了威斯汀。当我推开房门的时候，看见周振羽穿着睡衣，表情是色情的；而当我夺门而出的时候，他依旧穿着睡衣，表情却是尴尬的。房间内的事情很简单，想获得下部戏的主角必须用一些东西去交换，合约是两年，既是演艺合约也是包养合约。

回到家里，我脑海里一直回想着周振羽的那句话：“现在这个社会，没有点背景，没有点钱，怎么熬出头？有的演员埋头苦演一辈子，观众也不知道他是谁。”

而此刻周振羽也在想着我回复他的话：“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女人都愿意出卖自己的，并非我高尚，只是因为我足够自私。我很佩服那些解开衣服换取名利的女人，因为她们用精神世界的污秽换取了物质和名利上的享受，她们是很了不起的，懂得自我牺牲，而我做不到。”

晚些时候，我接到了孔灵的电话：“睡了吗？”

“还没呢。”我一直在思考着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，之前我对演艺圈的了解只停留在演艺圈有潜规则，而我现在的想法是潜规则已经拿到桌面上成为明规则了。

“你今天接到公司电话了吗？”孔灵问我。

“你不会也接到了吧？”我反问孔灵。

“是的，我也接到了。你去了吗？”

“我去了，又走了。”我回答。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你以前在公司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？”我迫切地想知道结果。

“当然有，不过不是我，是之前的几个演员，现在有的已经红了。你怎么想的啊？”